鍾惺集/3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六 ◄

鍾惺集
卷三十七

► 卷三十八

卷三十七 · 書牘一

報蔡敬夫大參

某再拜謹報：簿書法令，本非粗事，且亦不能俗人，大人經世之實際，煉性之借資也。以我公當之，益自不俗。王右軍「所謂通識，隨處行藏」，桓宣武云「我不為此，那得坐談」，此之謂也。二人豈是俗人，世亦有何者能俗之？以此知風雅世務，達人不分為二也。

嗚呼！賢則勞，愚則逸。安得當事者如公數人，屈首此中，而使某輩異時享坐談之福哉！今天下上下內外，別成一景象，非揮霍弘才不能著手。然亦非幽恬淵淨者，膽決不堅，識決不透；亦未有不幽恬淵淨，而可謂真揮霍弘才者。公其人也。睹前武昌寄詩及今見寄五詩，豈是下根人所為？某以為學術經濟，識者於此可以潛窺。某非能為佞，公亦非受人佞者也。

吾邑譚元春字友夏者，異人也，比於某，真所謂十倍曹丕。讀公之詩，知其人。今寄其《簡遠》《虎井》二集，當自知之。譚生今年二十六，尚為諸生，其時義可出入嘉賓、子遜，砥礪名行，老成簡練，他日有用之才也。有此異人，不可不使公知之。

見來詩及先師雷太史，知惜才異世，一片豪傑菩薩肝腸。此公不死，當是救時之相，且

其資近道，趙大洲之流也。今其家在部下，上有老母，妻子孤貧，俗態寒灰，一語州守勿溺之，幸甚幸甚。

餘緒頗具扇頭五詩，兼金遠餉，不宜隨俗卻謝，拜命九頓。劉忠宣建祠，非公不能作此舉。止須煩自作一碑記，後一經俗筆補卻，辱矣辱矣。

與徐惟得憲長

朱翁貧老，足跡半朱門，口不及事，亦有守人也。比見其冬月無絮，哀之甚。貧士不能為之地。而叩其家中窮苦狀，有十百倍如衣無絮者。此一端猶非其所急，特口不肯言耳。尤以宿庇宇下，飲啄恩多，不忍以饑寒言辭頻發諸口，以愁仁人之耳。某通家年少，稔翁欲聞此言此狀，故代言之。口惠無實，借手任德，薄甚罪甚。

與譚友夏

奇俊辨博，自是文之一種。以施之書牘題跋、語林說部，當是本色。至於鴻裁大篇，深重典雅，又當別論。正恐口頭筆端，機鋒圓熟，漸有千篇一律之意。如子瞻所稱「斥鹵之地，彌望皆黃茅白葦」，此患最不易療。

又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語，必欲一一使盡，亦是文之一病，不為大家。國朝工詩者自多，而文不過數家，且不無遺憾，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。兄兼才大力，故不覺備責之而厚望之。

【又】

廿二日決計東下矣。

太易墓誌已成，篇首回互太易自題銘旌一段，似有筆方。既不廢太易遺命，而惡題反成大議。文章自有息黮補劓法，如此運筆，黮可無息，劓可無補，英布、鄭袖，日日在前可也。弟不謂不可不忠於太易者矣，又安知太易隱衷苦情，不如弟所云云者？素臣狀自佳，獨怪其與太易密戚死友，而不記其一二細事小語，點染著色，似不得略處反詳之法。誌中止有詩可談，談之盡興矣，無遺恨矣。非獨誌太易，誌友夏可也，誌伯敬亦可也。弟文雖不佳，然似不易削，削則不成絲理。語有發憤犯忌者，眾怨眾怒弟任之，不以累

太易友及其家也。

【又】

贈詩四章，恐南中山川所不經見。以此悲世人心不小，不能下一友夏；心又不大，不能容一友夏也。

【又】

輕詆今人詩，不若細看古人詩。細看古人詩，便不暇詆今人也。思之！

與譚素臣兄弟

本求素臣先作太易狀，為誌文地。讀素臣狀，反使我搖手不得。小巫行徑如此，然又不敢不佳。太易才鬼，寧不畏其屍視也？

太易平生坎，惟有作詩一快，最不當諱言詩，舍此無可誌矣。又不必諱其罷諸生。他人諸生不可罷，太易諸生可不必不罷。生，太易諸生不可罷；死，太易諸生何不可罷？且太易罷諸生，自是世界不平事。不平便是奇，奇事當傳，平事不必傳也。又不當諱其罷諸生作《六等吟》。人間最不得意之事，太易取為最得意之題、最得意之詩，此一段尤緊要，不當諱。凡一切口語罪過，弟當任之。太易聞此，亦當鼓掌地下。

足下兄弟在太易死友中為密戚，故不惜剌剌不已。《記》曰：「必誠必信，勿之有悔。」恐不獨為周身周衣計也。

與王稚恭兄弟

江令賢者，其詩定是惡道，不堪再讀，從此傳響逐臭，方當誤人不已。才不及中郎，而求與之同調，徒自取狼狽而已。

國朝詩無真初盛者，而有真中晚。真中晚實勝假初盛，然不可多得。若今日要學江令一派詩，便是假中晚，假宋元，假陳公甫、莊孔暘耳。

學袁、江二公，與學濟南諸君子何異？恐學袁、江二公，其弊反有甚於學濟南諸君子也。眼見今日牛鬼蛇神，打油定鉸，遍滿世界，何待異日？慧力人於此尤當緊著眼。大凡詩文因襲有因襲之流弊，矯枉有矯枉之流弊。前之共趨，即今之偏廢；今之獨響，即後之同聲。此中機捩，密移暗度，賢者不免，明者不知。

袁儀部所以極喜進之者，緣其時歷詆往哲，遍排時流，四顧無朋，尋伴不得。忽得一江進之，如空谷聞聲，不必真有人跡，聞跫然之音而喜。今日空谷中已漸為輪蹄之所，不止跫然之音，且不止真有人跡矣。此一時，彼一時，不可作矮子觀場。

寄叔弟恮

得弟寄詩，與茂之喜躍累日。平地突出士龍、子由，消此平生寂寞，造物於我奢矣。最可喜者，不學伯兄，甚有氣骨，有詰力，有色韻。《出塞詞》如「試看手中劍，未知何究竟」，「從古應募人，豈盡不得還」，「大將雖自貴，少小為奴隸」，「男兒不殺賊，自應死邊城」，「本無開拓功，應與卒徒群」，「夢想通侯貴，意氣始得雄」，真得老杜骨法，可奪譚二之壘。弟《姊妹行》有酷得樂府遺意者，阿兄平生於此未著手，非不能為，惡近世一副擬古面目耳。弟於此當勉之。近體極有佳處，七言《獨坐焚香》一首，便是全作。余一篇中句有同法者，此詩家大忌也。此中變化出沒，途徑甚多、甚遙，不可自足，不可中廢。阿兄於近人非不強項，讀古人詩，便覺爽然自失。前於譚二劄云：「輕詆今人詩，不若細看古人詩。若細看古人詩，便不暇詆今人也。」數語味之。

肯來京師同清苦，與我談一冬，勝讀十年書也。

【又】

貧病患難，古人之常，天以此扼才士，尤有深意，但以身為本耳。十月不甚寒，入京養病讀書，可以居業，可以成名，可以保身，念之念之。

作官真無味，何時得致一命於父親，衣食粗足，兄弟觴詠一室，嘯傲五嶽，何減南面也！八月三十日。

與張太學

足下為雷先生後事，至忠至密，弟所刻骨不能報者。雷先生一字一筆落人家者，皆當廣搜之。不要緊處，偏有深致，即作者亦不自知。弟住夷陵一日，而從筆工處獲其一讚、一跋，從黃山人處獲其二詩，皆妙有風骨，遠過古人。則其遺落者多矣，在著意搜求之耳。世間大有意思人，生前文字，不肯留稿，此自名根淡薄不沾帶處。為其後死者，卻不可如此也。

與金陵友人

去歲曾有一劄及小詩奉答，寄托茂之兄郵致。茂之既北首，想竟浮沉也。譚郎友夏，楚之才子也，比於不佞十倍，而風流又倍之，老朽不足道也。相見自能領其妙，不佞不必言，言者不佞意也。

近稿一冊奉寄覽。不佞從此以後恐竟當作村沙，欲不村時，亦已老醜矣。可歎可笑。

與唐宜之

茂之傳兄《隱秀軒時義序》，使我悔其業之不精，而窺之太淺也。

譚友夏南來，專為讀書，其讀書專就兄。千里南來，南中何地？而專就宜之，宜之可知，友夏可知也。友夏之才格意趣，弟不言，向兄處自不必言也。

報座師雷太史

僧方厚至，得師七月二十六日手書，知五台之遊甚適甚滿。當時惺肯從杖履，書至之日，便是還都之日。觀政進士，旬日內有何正務可妨？乃從長安塵土間錯過，甚可惜也。百泉寓目後，想徑還家矣。明年歸楚，可謁師廬聞所未聞也。

有便足即刻面發，殊不能備。

與郭篤卿

往時入蜀者，道荊州，則過潛江，可圖一晤。而此番欲取道夷陵，謁座師，又往承天謁陵，故遂不能由此道，歸途或可耳。

弟平生不喜星相，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。凡以人生禍福，妙在不使人前知。若一一前知，便覺索然，且多事矣。弟所知陳生，則星家之極驗者也。以弟不喜其術，欲去而之他邑。想兄與弟同好惡，亦應不喜此術。而世上如我兩人趣尚者，百無一二，則陳生之遇者百，而不遇者亦一二也。幸隨分推廣，但莫薦之鍾伯敬一流人耳。一笑。

答馬時良

得手書，如面譚，即欲作報，而暴病，在死法中。已托友人料理後事，且作遺書示親戚知友矣。不意十數日後復蘇，始能知人。豈宿生山水友朋之緣未斷耶？旅病之人，視年丈怡怡家居，如仙如佛。四月弟有蜀中之差，儻不過汝南謁敝座師，即可相過握手耳。力疾口授，不知何語，諒非言詞所能悉也。

與馬仲良

近狀死而復蘇，具大兄劄中，兄得無驚喜乎？旅病之人，視家居如仙，乃復以樂事見誇，何忍也？病中得詩十餘首，以為絕筆，不意此段業緣尚未了也。力疾口授數語，已悶然就枕矣，不能多談。

與徐乾之

昨損餉法制湖筆，應是不凡。而弟用之不知其佳處，覺毫間與腕微相距，續致稍次者，正與劣手相宜。尋書一紙為報。北上無定期，窮措大資裝粗給之日，便是行日也。

與蔡敬夫

向公觀楚，而苦其與某遠也，今益遠矣。向某猶得數四與公書劄詩篇往還，而苦其相通之難也，今愈難矣。讀公向時書劄詩篇，而公未嘗與某遠也，亦未嘗苦其相通之難也。想公相思時，亦復作如是觀耳。

每念致身既遲，而作官已五載，以閑冷為固然。習成偷墮，每用讀書作詩文為習苦銷閑之具。別後凡有所作，歷境轉關，似覺漸離粗淺一道。家居復與譚生元春深覽古人，得其精神，選定古今詩，曰《詩歸》。稍有評注，發覆指迷。蓋舉古人精神日在人口耳之

下，而千百年未見於世者，一標出之，亦快事也。又曾於南都搜得白雲先生陳昂五言律七百首，刻而傳之。其詩其人其行徑，為明布衣第一，孫大白、宋鵝池，豎子耳。而又為閩人。今亦奉寄，當亦快讀之也。

凡此皆書生氣習，文人舉止，知無當於公。然其意略謂半生閑適，天人所忌，限亦當足。自茲以往，得移郎署，出領民社，漸與詩文疏。故寄意刪著。天涯聚散，驅馳風雨，漸與朋遊疏。是以去公日遠，相通愈難，而尤急急乎問公，且舉以告公、寄公也。若公則不然，有經世之才、之志、之時、之資，早成晚倦。某今日之事，恐又當作公他日結局。先著後著，所謂易地皆然耳。

【又】

凡得公詩無不和者，此番獨未能。自西陵遊後，斷手於此矣。兩三月中，乘譚郎其處，與精定《詩歸》一事。計三易稿，最後則惺手鈔之。手鈔一卷，募人抄副本一卷。副本以候公使至而歸之公。至手鈔時，燈燭筆墨之下，雖古人未免聽命，鬼泣於幽，譚郎或不能以其私為古人請命也。此雖選古人詩，實自著一書。言及此，詩文真不得作第二義，惺真不當妄作詩矣。其不能立和公作，安知非惺詩進乎？

夫詩文與白業，不當論其第一第二，而且論其實與不實。仕宦去白業遠，然虛談白業亦易；山林去詩文近，然實修詩文亦難。公步步著實人，故與公實心勘之，知公必虛心聽之。他日與公勘白業，亦應若此。

夫詩何以曰「歸」？歸之為言實也。夫白業獨無歸乎？以公之詩，於近代工詩者何如？而猶云五十學詩，夫有所歸耳。恐高達夫五十以前，非耳不識四聲者。惺詩文尚無所歸，況白業乎？

仕宦言歸，世以為不實，而惺信公自不為虛，亦不待入山之後而始知之也。然公先著亦未能便了。惺無經世才誌，而處一面，實心實政，未必後人，然終非惺之所近。若論最後著，恐終當屬詩文。拮據民事，自是中間一段公案也。

再報蔡敬夫

冬春間一月之中，千里之外，得書及詩者三，親遣使者二，此非尋常交遊也。

《詩歸》一書，自是文人舉止，何敢遂言仙佛？然其理亦自深。常憤嘉、隆間名人，自謂學古，徒取古人極膚、極狹、極套者，利其便於手口，遂以為得古人之精神，且前無古人矣。而近時聰明者矯之，曰：「何古之法，須自出眼光。」不知其至處又不過玉川、玉蟾之唾餘耳。此何以服人？而一班護短就易之人，得伸其議曰：「自用非也，千變萬化不能出古人之外。」此語似是，最能縈惑耳食之人。何者？彼所謂古人千變萬化，則又皆向之極膚、極狹、極套者也。是以不揆鄙拙，拈出古人精神，曰《詩歸》，使其耳目志氣歸於此耳。其一片老婆心，時下轉語，欲以此手口作聾瞽人燈燭輿杖，實於古人本來面目無當。自覺多事，不能置此身廬山之外，然實有所不得已也。自譚生外，又無一慧力人如公者棒喝印正。

來諭所謂去取有可商處，何不暇時標出，乘便寄示？若《詩歸》中所取者不必論，至直黜楊炯，一字不錄。而《滕王閣》《長安古意》《帝京篇》《代悲白頭翁》、初、盛應製七言律、大明宮唱和、李之《清平調》、杜之《秋興》八首等作，多置孫山外。實有一段極核、極平之論，足以服其心處，絕無好異相短之習。夫好異者，固不足以服人也。古詩中去取亦然。想公所云云，決不指此耳。恨《詩砭》一卷未成，不能錄與公正之。

所指示譚生及弟所作佳惡，裁鑒精當。至致書當事，薦引譚生，而云當事者自應知之，此古心古道，尤弟與譚生所中心藏之者也。

前寄《早梅》詩佳甚，偶未能答。而所寄譚生扇頭梅詩，又進於此。與譚生各和一詩，書扇奉寄。三詩似各有一段光景也。二月初入京，聲疏漸遠也。言之黯然！

與馮元成公祖

不肖未墮地時，先生業為海內人論詢仰久矣。及先生之宦，而某發未燥也。是其少長貴賤賢愚，相去蓋不知其幾。而庚戌入賀，顧某於邸者三，視尋常君民之禮有加。即某何足言？適足以成先生之高、之大、之厚且細而已。

某驟謁先生於邸，而皆不值。始信愚賤小子，得見大人，事君子，有數有緣，欲欣然庶幾而未易也。然苟心之專一，終亦當有時耳。色笑未接，不宜草草通書，唐突幹長者貴者賢者之前。念先生之愛人，而接引後進，有甚於某輩之欲通乎先生者，如庚戌之三顧某於邸是也。故不能以格套輒自阻自後。謹因舍親魏文學之來謁，而一布其區區焉。

與譚友夏

弟舟行而南，實出意外。與吳康虞、林茂之同行，而以其間作太山遊，又意外也。弟與兄遊誌之久、約之堅，孰有如參者？而一得衡，一得岱。天下事寧可以人意與造化山水爭哉？

岱遊自可千古，記若詩亦如之。始讀兄《南嶽草》，不無畏退。而《岱記》成，覺老子猶不甚憊。然此事吾兩人自可交相慶，不必相妒也。往時一副手筆，隻以浮渡盆景架閣消之，不無牛刀割雞之恨，今差可滿誌也。

弟僦居金陵，心自懷歸。蓋平生精力十九盡於《詩歸》一書，欲身親校刻，且博求約取於中、晚之間，成一家言，死且不朽。又將二十一史肆力一遍，取其事以經世，取其文以傳世、以怡情。近年兩度舟行，討求漕河、鹽法，頗有要領。若將此暇日粗了文事，此後盡力官職一番，而晚節仍以此結局，不枉作文人，又與文人作朋友、作兄弟也。

兄歲考後可與三弟定計來，勿牽於他念，千古一時。蘇長公示子由詩云：「與君世世為兄弟，願結來生未了緣。」此癡想也。今生之不言而望來生，如水去雲散，豈能復聚故處？即偶聚故處，而吾豈能復記憶夙生事乎？念之念之。可與吾弟恮同看之。

【又】

曹能始，清深之才也，惜其居心稍雜，根不甚剛淨，是以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。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己之友、不聞逆耳之言所致。子夏曰：「我過矣，我過矣。我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。」然其所謂淺率，亦就我法及古法中見之。其言我輩詩「清新而未免有痕」，卻是極深中微至之言，從此公慧根中出。有痕非他，覺其清新者是也。昔人有言：「其自為謀也則過，其為先君謀也則忠。」曹公之謂矣。

弟近答友人書亦云：「我輩詩文，到極無煙火處，便是機鋒。」此語甚深，可思也。痕亦不可強融，惟起念起手時，「厚」之一字可以救之。如我輩數年前詩，同一妙語妙想，當其離心入手、離手入眼時，作者與讀者有所落然於心目，而今反覺味長；有所躍然於心目，而今反覺易盡者何故？落然者以其深厚，而躍然者以其新奇。深厚者易久，新奇者不易久也。此有痕無痕之原也。恐後之視今，猶今之視昔耳。此語對淺人則如說夢矣。

與高孩之觀察

向捧讀回示，辱諭以惺所評《詩歸》，反復於「厚」之一字，而下筆多有未厚者，此洞見深中之言。然而有說：

夫所謂反覆於「厚」之一字者，心知詩中實有此境也；其下筆未能如此者，則所謂知而未蹈，期而未至，望而未之見也。何以言之？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。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為詩者，厚出於靈，而靈者不即能厚。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：有如元氣大化，聲臭已絕，此以平而厚者也，《古詩十九首》、蘇、李是也。有如高岩浚壑，岸壁無階，此以險而厚者也，漢《郊祀》《鐃歌》、魏武帝樂府是也。非不靈也，厚之極，靈不足以言之也。然必保此靈心，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。若夫以頑冥不靈為厚，又豈吾孩之所謂厚哉？

曹能始謂弟與譚友夏詩清新而未免於；又言《詩歸》一書和盤托出，未免有好盡之累。夫所謂有與好盡，正不厚之說也。弟心服其言。然和盤托出，亦一片婆心婆舌，為此頑冥不靈之人設。至於則未可強融，須由清新入厚以救之。豈有舍其清新而即自謂無者哉？何時得相聚，一細論之。

復魏肖生

幼時讀肖生甲午、戊戌應舉文，以為有豪傑之氣，恨滯諸生久，不免相隔。及入蜀，首以得見肖生為快，而又不相值。時時見所取士及其士之文，亦復有豪傑之氣，一洗固陋帖茸之習。慨然笑當事者：不務錄真才，不勸士子讀書窮理，而漫然以「正文體」三字了卻衡文之事，作一段好話，此不揣本而齊末之論也。以為造士無如吾肖生得體者。用之黔、蜀等處，尤為對症之藥。觀丙辰會場事，不意「正文體」三字流禍承羞，一至於此。由此觀之，肖生化蜀之法，施之天下可也。

某典黔試，獨攜肖生《粵錄》及先師雷太史《閩錄》耳，不知有一二語似否？而猥加許可，豈自有其美而不自知乎？強草二帙，蓋以韓非、蘇秦之骨，而出之以歐、柳筆舌者也。某備蒙瞜誦詠而已。

與陳眉公

相見甚有奇緣，似恨其晚。然使前十年相見，恐識力各有未堅透處，心目不能如是之相發也。朋友相見，極是難事。鄙意又以為不患不相見，患相見之無益耳。有益矣，豈猶恨其晚哉！

與弟佺

詩合一篇讀之，句句妙矣，總看有一段說不出病痛，須細看古人之作。《詩歸》一書，便是師友也。慧處勿纖，幻處勿離，清處勿薄。可惜此種才情骨韻，當煉之成家。功名富貴，皆有盡時，此物終是路遠味長。晚年骨肉，便用此為安樂窩也。

近來非惟嗜欲淡薄，即生子一念，亦付之天命矣。舍生報國，固其本念；幸而得全，即圖為樂生之計。所謂樂生者，此物是也。可存此紙，以見我誌。並與譚友夏看之。

近看五弟草書，不減古人，畫亦必傳之業，書牘樸而有法：此皆天賜，非人力也。頂戴頂戴。惟念及骨肉逝者，五內俱裂。

答同年尹孔昭

兄怪我文字大有機鋒，謂「盡」之一字，有道者所不居，真是當頭一棒。然讀兄書，終篇「機鋒」二字，兄自反何如？我輩文字，到極無煙火處，便是機鋒。自知之而無可奈何，亦是一業。何時與兄參之。

（沈刻《隱秀軒集》文往集書牘一止此）